

# 一、许慎《说文解字》 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 (一) 背景叙述

### 五经无双许叔重

《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读音的字典。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文字学的正式产生。这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又是许慎独特学术背景的产物。

在《说文解字》产生以前，中国已有传统文字学的名称——小学。不过那时的小学只是指童蒙识字课本。相传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称《史籀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识字课本。此后秦相李斯有《仓颉篇》、赵高有《爰历篇》、胡毋敬有《博学篇》、司马相如有《凡将篇》、史游有《急就篇》、李长有《元尚篇》、扬雄有《训纂篇》。这些童蒙识字课本大多已经亡佚，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急就篇》了。

这些识字课本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字研究著作，但对《说文解字》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编纂这些课本其实也是常用字的搜集工作。汉代的所谓《三仓》（李斯、赵高、胡毋敬撰）已收 3300 字，扬雄《训纂篇》连同《仓颉篇》已达 5340 字。这为《说文解字》的文字搜集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其次，这些识字课本的编排也对《说文解字》有所启发。从今存的《急就篇》来看，它的编排方式就是所谓的“分别部居不杂厕”。按照事物的类别加以编排，虽与《说文解字》的部首法有距离，但两者也并非绝无关系。如“绉緹絰”、“丝絮绵”（卷二）、“檐褕袷襖褶袴”（卷二）、“铁鉢钻锥釜鍍整”（卷三）、“竹器箆笠篔簹籐、笔、箭、篲、筥、箕、箕”（卷三）、“甑、甗、甗、甗、瓦、罍、甗、累、纆、绳、索、绞、纺、紘”（卷三）、“臍、脰、炙、截、各有形”（卷三）、“躡、蹠、跟、踵、相近聚”（卷三）、“辘、轳、轴、輿、轮、轳、辐、毂、輶、辖、輶、辘、辘”（卷三）、“桐、梓、枞、榘、榆、椿、樗”（卷三）、“驛、驪、雅、駘、驪、駟、驴”（卷三）、“疥、癩、肬、疥、疥、疥、疥”（卷三）、“痈、疽、癰、癰、癰、癰、癰”（卷四）这些对《说文》彡部、衣部、金部、竹部、瓦部、肉部、足部、车部、木部、马部、羊部、广部的编排应该有一定

的影响。

当然,《说文解字》的产生也与许慎独特的学术背景有关。

许慎(约 58—约 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鄆城)人。《后汉书·儒林传》称“(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而据其子许冲《上 说文 表》,许慎曾“从贾逵受古学”,贾逵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继承其父贾徽的事业,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受诏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后汉书·贾逵传》)许慎从贾逵学,又兼收并蓄,博采通人,为《说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从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记载来看,许慎撰作《说文》主要是不满于今文经学派随意“说字解经谊”,诸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等。他继承了传统的“六书”说,对汉字从字形、字音、字义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总的清理,终于写成了这一部不朽名著——《说文解字》。

《说文》成书后,历代奉为经典,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小学的顶峰——清代,研究《说文》更是蔚然成风。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的统计,有清一代研究《说文》并有著作传世的有 203 人,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并称“《说文》四大家”,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段玉裁及其《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一作茂堂),江苏金坛人。自幼喜欢声韵文字之学,28 岁时师事著名学者戴震。段玉裁“于周、秦、两汉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据史料记载,段玉裁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为写作《说文》作准备,先作资料长编《说文解字读》540 卷(原书已佚,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残本,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95 年影印出版),历时达 19 年之久。后删繁就简,至嘉庆十二年(1807)终于撰成《说文解字注》,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不朽的名著,他自己也因此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史》中即称之为“集汉学派文字学大成之段玉裁”。

## (二) 多维视野

### 1. 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

《说文解字》言形与声与义无不悚然，……读者见其形可以得其声与义 自古小学之书义例未有善于此者。……然则谓《说文》为纲 谓《尔雅》、《方言》、《释名》、《广雅》为目可也。

段玉裁《尔雅匡名序》，《尔雅诂林叙录》第  
316—31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  
第1版

大抵读书以通经为本，通经以识字为先。经学必资于小学，故郑司农深通六经而先明训诂；小学必资于经学，故许祭酒专精六书而并研经义。苟学者以此此为指归，斯通儒无难于几及矣。

凡训诂当以毛萇、孟喜、京房、郑康成、服虔、何休为宗 文字当以许氏为宗。然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卢文弨《说文解字读(注)序》，《小学考》第  
14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3月第  
1版

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 几于不知六义 六义不通 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 五经不得其本解。

孙星衍《重刊宋本〈说文〉序》，《说文解字》第  
1页，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

吾国书籍之要者 不过廿余部。《十三经》而外 益以《国语》、《大戴记》

为十五言小学者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二十三。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此则总言吾国问学之书。若小学书，则当分主要与辅助二者。而二者之中又当分宾主。

### 1. 论主要书籍

……自《三仓》以及《训纂》、《急就》诸书本为古人教学僮识字之书故其体不备。《三仓》自《说文》采之而后存者绝少。而《说文》则为言小学最完善之书故以《说文》为一类。

……《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

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  
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  
1版

二千年来在文字学上首创之书亦最有权威之书惟有许慎之《说文解字》。其在文字学史上之价值有八：

- 一、分部之创举也。
- 二、明字例之条也。
- 三、字形之画一也。
- 四、古音之参考也。
- 五、古义之总汇也。
- 六、能溯文字之源也。
- 七、能为语言学之辅助也。
- 八、能为古社会之探讨也。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第39—43页，中国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

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

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是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文解字第一》，《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8—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年7月第1版

许慎，他是汉代最著名的一个文字学家、词汇学家。他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祖师，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从东汉一直到现在一千八百多年始终为人所重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我们要研究汉以前的古典著作，或研究汉语史和古文字，对于《说文解字》不能一无所知。就这种意义来说，不知道许慎的《说文解字》跟研究文学和史学的人不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是一种缺点。

周祖谟《许慎及其〈说文解字〉》，《问学集》下册第710页，中华书局1966年1月第1版

许慎的《说文解字》第一次对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描写，第一次按照汉字形体的构造来分类，第一次把汉字按偏旁归纳为五百四十个部首，首创了部首分类法，按部首来编排汉字，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它彻底摆脱了过去字书的那种只是把汉字凑在一起而不管其间有无关系的局面，彻底地把字书从儿童识字课本阶段提升到了字典的阶段，为文字学的建立立下了丰功伟绩。许慎《说文解字》的问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丰硕成果，标志了中国古代文字学和字典学的正式建立，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邓文彬《中国古代文字学的建立与许慎〈说

文解字》的地位和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8期

三代典籍皆用篆籀古文缮写，但诸侯异政，字体亦无统一规格。秦汉以降，分隶行草纷然杂出，反视篆籀古文为奇怪之迹。许慎乃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作《说文解字》，使读者可以因此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实为中国文字学上第一部有系统之创作。

殷韵初《说文解字·前言》，《说文解字》第3—4页，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

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经今古文之争，由于许慎具有高明的语言学的观点，才在二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光辉的语言学专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是极端重要的。……标志着中国古代语言学成熟地建立。《说文解字》一书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它的一些研究成果，有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部首”的建立和使用。它所阐述的有关汉字的结构规律、对汉字本义的解释等，至今仍起着指导作用。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127—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从《尔雅》、《方言》到《说文解字》是一个大发展。《尔雅》只讲字义；《说文解字》除讲字义以外，还讲字形和字音。《尔雅》只是材料的搜集和排比，《说文解字》则真正搞成一个科学体系，写出破天荒第一部字典来。《尔雅》所收的主要是那些偏僻的词义，因为常用的词义是用不着训诂的。《说文解字》正相反，它所收的主要是词的常用意义，因为词的常用意义往往也就是词的本义。对于后代的人来说，哪一种书作用更大呢？显然是《说文解字》的作用更大，因为从本义可以推知许多引申义，以简驭繁，能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吾友金坛段若膺明府，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于诸家小学之书靡不博览，而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之精力，专说《说文》。……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匪独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归、政治之纲纪，明彰礼乐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诸家之失，可以解后学之疑，真能推广圣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于经训者，功尤大也。

卢文弨《说文解字读(注)序》，《小学考》第  
148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3月第  
1版

清代汉学的根底在文字学，文字学的中心是《说文》研究。研究《说文》二百余人里，在专题探讨上做出贡献的有五十人左右，进行全面考释、卓然成为大家的仅有四人，即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这“说文四大家”里最优秀的代表，就是段玉裁。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258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说文是研究古代文字训诂必读之书，旧日除南唐徐锴所作说文解字系传以外，没有其他注本，而徐锴书传钞也有残缺。清代乾嘉之间，正是汉学昌盛的时期，说文一书尤其为人所重视。段氏受学于戴震，既长于经学，又长于音韵、训诂和校勘，而且熟悉先秦两汉的古书和前代的字书、韵书，他用其所长来注解说文，不仅能淹贯全书，发其义蕴，而又能疏通古今音训，深知体要，所以大为学者所推重。

周祖谟《论段氏说文解字注》，《问学集》下册  
第852页，中华书局1966年1月第1版

像《说文解字》这样的语言文字学巨著，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不但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第81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 量其殊胜 固非二家所逮。何者 凡治小学 非专辨章形体 要于推寻故言 得其经脉。不明音韵 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所以为桀。

章太炎《小学略说》，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 7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我们认为 段氏治《说文》的特色及其卓越成就 不仅在于他“究其微指，通其大例”对许书作了细密全面的校勘整理 更在于他通过对许书的注释 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一系列有关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的重大问题，他能初步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换言之，他使《说文解字》的研究 从纯粹校订、考证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了科学语言学的轨道。尤其在词汇学方面 段氏的造诣是卓著的 他在字与词的关系、词的音义关系、同义词的辨析、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词义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原则 不但在当时的‘小学’研究中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就是对今天的汉语史和汉语词汇学的研究，也不无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在贻《〈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郭在贻文集》第 1 卷第 297—298 页，中华书局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段氏《说文注》充分展现了许书的学术价值。《说文》的实用性和研究性毕呈 确定了《说文》学的专科地位。段氏运用历史观 考察语言文字 使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进入到近代语言学革命阶段。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第 249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 2. 文字学研究的管钥

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 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

顾炎武《日知录》，《小学考》第 140—141 页，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微许叔重则世人习见秦时徒隶之书，不睹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窃谓其功不在禹下。

孙星衍《与段若膺书》，《小学考》第 146 页，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我们要读古代的书藉，要了解古代的文化，不懂得古代的文字是不行的。许慎这部书是极可宝贵的遗产。我们有了他这一部书才能认识秦汉时代的许多篆书的石刻和器物的铭文，才能认识商代的甲骨文字和商周两代的铜器文字以及战国时代的古文。没有说文解字，我们就很难通晓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商周文物上所记载的事实也就很难索解了。

许慎这部书的伟大的贡献不仅在保存了上古时代的古文字，更重要的是他创通文字构造的条例，用了多少年的功夫创造性地编出一部具有系统的字书，给后世编纂字典的人立下一个规范。因此我们更应重视这部书，了解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了解怎样运用这部书去进行汉语史的研究工作。

周祖谟《许慎及其〈说文解字〉》，《问学集》下  
册第 713—714 页，中华书局 1966 年 1 月第  
1 版

《说文》保存的古籀篆文形体 也成为阐述汉字演变的主要依据。近代甲骨文发现以后 古文字研究蓬勃兴起，《说文》保存的资料 则成为研究古

文字极为宝贵的借鉴。“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甲骨文）”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者的秘诀。在古文字的考释中，依据古籀篆文所认识的字，占已识字的绝大部分。如果没有《说文》一书保存的古文字资料，甲骨文沉埋三千多年重新发现后的辨认，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说文》被誉为研治古文字的“桥梁”，足见其价值和古文字学的深刻影响。

黄德宽、陈秉新著《汉语文字学史》第 41 页，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许慎进一步发展了“六书”理论，在文字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字构造和运用的规律，全书的字形分析是对其理论的应用和验证。“六书”的创立和运用，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理论基础，它对汉字形音义内在关系的揭示和概括，简明而又实用。许慎之后，“六书”一直是传统文字学的核心问题，成为历代文字学家研究汉字的指导理论，至今在古汉字的分析与研究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许慎开创的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三者互求，转相发明的独特的研究方法，适应于汉字构造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是研究汉字的行之有效的最基本的方法。

黄德宽、陈秉新著《汉语文字学史》第 42 页，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作为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对后代语文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后代的字典，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只不过字数增加，例子增加罢了。《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宝藏，直到今天还没有降低它的价值。在体例上，我们今天的词典自然比它更完善了，而在古代词义的保存上，它是卓越千古的。自从有了甲骨文和金文出土，《说文解字》所误解的一些地方得到了修正。但是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说文解字》作为桥梁，我们也就很难接近甲骨文和金文。总之，这一部书的巨大价值是肯定的。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 39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 3. 形音义三位一体

《说文解字》是对汉字的“形体”“训诂”“声音”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专书，它为后世开辟了文献语言学的研究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第 42—43 页，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说文》不像《尔雅》《方言》只以训诂为主，而不及字形，更不像《释名》只搞音训，而是如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说的：“《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这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统一，便构成了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中国的小学研究，一旦有了《说文》，就好比谱写一部乐章找到了主旋律一样。一抓住《说文》，就会全面地带动以形、音、义为核心的小学研究。清代小学鼎盛，与《说文》研究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 98—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说文》不同于《史籀》、《凡将》之类杂乱无章的字书，也不同于《尔雅》、《方言》以分类札记为体例的义书，它以周秦书面语言为对象，从字形出发，阐述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的关系，是综合研究文字、声音、训诂的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第 54—55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许慎把汉代能够看到的古文字都记载下来，一方面保存经传群书的训诂，一方面把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说明文字的原始意义，因此《说文》成了上古字词的宝库和通晓秦汉以前文字训诂的阶梯和桥梁。在解释字义、字形、字音的时候，许慎总结和发展的周秦以来的训诂方法，

使汉语文字的研究成为综合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文献语言学。特别是他在字义的解释上，抓住本义，从根本上解决训诂的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突破。本义是一切引申义的出发点，抓住本义，就等于抓住词义系统的纲领，纲举目张，引申义也就有条不紊。许慎用本义说字，越到后来，越显得重要了，它给后世研究词义变化、词汇发展规律很大启发。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第 65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说文》是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的语言学巨著，词汇史的要典，研究文字、训诂、声音三方面都离不开它。从方法论看，《说文》代表了汉代训诂学的最高成就。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第 78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他研究《说文解字》即遵用形声义三者互相求的原则来进行。他认为许书分为五百四十部，部次的前后相承，是作者自己所谓“据形系联”的。每部中列字的次第，是以义来相建属。他在作注时就特别提示过。而《说文解字》每个字下面的说解，他认为是兼就其字的古义、古形、古音三个部分来做的。所以每个字下面的训释，就是说明它的古义，下面的象某形、从某、某声，就是说明它的古形，下面说的某声、读如某，就是说明它的古音的。而且要把形、音、义三方面贯穿在一起，然后这个代表语言的符号所标示的东西才算完整。段玉裁便是这样理解《说文解字》的。

殷孟伦《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子  
云乡人类稿》第 211—212 页，齐鲁书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在《说文注》里，段玉裁“形、音、义三位一体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是贯彻声义互求的原则，以音韵通训诂。这与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句

读》不同 而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相近 朱书更以古韵为纲重新编次《说文》所收的全部文字 同时,《说文注》又应用形义密合的原则 就字形推求字义,这就与朱书有别了,而与桂、王之作有相仿之处。至于《说文注》创通义例的做法 又为王筠《说文释例》从不同角度给以发展。大体说来,《说文义证》旨在释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长于说形,《说文通训定声》重在音义 唯有最先成书的《说文注》最为全面 以“形、音、义三者合为一体”。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 27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说文注》是徐锴《说文系传》以后的第一部《说文》注本 段玉裁充分利用了二徐研究《说文》的成果 如徐锴《系传》中以许说解古书 标注古书假借 说明古今字 阐发引申义 辨声误 举别义 明条例 订讹补阙等 在此基础上,用其所长,将音韵、训诂、文字、校勘淹贯全书,发其义端,成一家之说。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第 243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 (三) 要点提示

#### 1. 文字研究的经典

《说文解字》向来被认为是文字学的经典著作。它在文字学方面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 提出六书理论 奠定文字学理论基础。

“六书”理论并不是许慎的首创。《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 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六书”的记载。六

书的具体名目 最早是由刘向、刘歆父子提出来的 他们所著的《七略》虽已亡佚 但部分内容还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教之六书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其后东汉郑众注《周礼》也提到了“六书”的名称 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但他们都没有对“六书”的每一种作出具体的说明。真正给“六书”下定义的当首推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指事者 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象形者 画成其物 随体诂诂 日、月是也。形声者 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会意者 比类合谊 以见指 扌、武、信是也。转注者 建类一首 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假借者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 令、长是也。”可以说 从许慎开始，“六书”才由简单的名称变成汉语文字学的理论。纵观整个汉语文字学史 在理论研究方面，一直以“六书”为中心内容，可见“六书”理论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而奠定这一理论基础的，正是许慎。

## （二）运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结构体系。

《说文解字》收录 9353 字 运用“六书”理论对这些汉字从结构上进行全面分析 这也是许慎的首创。

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下 底也。指事。

火 燬也 南方之行炎而上 象形。

臣 牵也 事君也 象屈服之形。

桑 蚕所食叶木 从叒木（会意）

仁，亲也。从人从二。（会意）

碓，舂也。从石佳声。（形声）

鳊 鱼名 从鱼曼声（形声）

从以上引用可以看出，许慎不但解释了文字的意义，还分析文字的结构，并指出具体的类别。这种具体结构的分析不见于许慎以前的著作，而且在以后的著作中也很少保留。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字都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结构已经很难凭今天的楷书来加以分析 如“及”、“成”、“布”等字 字形非常简单，

但其结构却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我们只要翻一下《说文》就可以知道，“及”字“从又从人”为会意字，“成”字“从戊丁声”，“布”字“从巾父声”均为形声字。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某个文字的结构，它属于“六书”的哪一类，还得查考《说文》。

（三）保存多种古文字字体，为研究古文字学、汉字字体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说文解字》的字体是以小篆为主的，但除了小篆以外，它还保存了古文、籀文、或体、俗体、奇字等多种字体。这些字体的具体时代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都处于汉字史上的古文字阶段。研究古文字学必须利用这些材料。近代学者罗振玉总结自己研究甲骨文的方法时曾说：“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现代学者唐兰先生也说：“著者最先是治《说文》的，……其后治金文，又后治甲骨文。”都说明《说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基础。

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研究汉字历史上各种不同字体的演变，在这方面，《说文》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历史上来看，籀文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字体，但对其时代，各家有不同的说法。要研究籀文，首先必须有籀文的资料。籀文相传是周宣王太史籀所著的《史籀篇》里的文字，但《史籀篇》今已亡佚，要研究籀文，只能利用《说文》所保存的材料。

《说文》不仅是研究前代古文字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后代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如佛经中有“𠂔”字，或以为“卵”字，或以为“印”字，《说文》云：“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卩。”“𠂔”字正从爪从卩，当为印字无疑。

## 2. 古音研究资料的宝藏

汉语音韵学中的古音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从南宋时吴棫的《韵补》算起，至今已有 850 年左右的历史了。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古音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若考察其研究材料、研究内容，就不难发现，古音学的

进步其实与《说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研究材料方面来看 古音研究的最主要的材料是《诗》、《骚》及其他韵文。学者们主要通过系联、归并诗文的韵脚，得出古韵的分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材料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字都有机会成为诗文的韵脚的，没有作韵脚的字如何归并，韵文本身是无法回答的。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精研《说文解字》发现《说文》中的形声字也是古音研究的重要材料，他提出了著名的“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论断，给古音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此，不同的材料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得古音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音研究局限在韵部的归纳上，而对声类缺少研究，这也是材料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如前所述，古音研究最初主要利用韵文，韵脚本身只管韵，不管声，可以说韵文对声类的研究是无能为力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开始了对上古音声母的研究 他研究的重要材料便是《说文》形声字的声符、《说文》引用其他古籍的异文、《说文》的声训等。

正是由于在古音研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说文》也深受音韵学研究者的重视。

### 3. 训诂研究的渊藪

《说文》主要“以形说义”通过字形结构的分析来解释词义 因此它解释的往往就是造字时的本义，而本义在训诂学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词义具有系统性，其表现之一即是一个词的多个意义往往有一个中心，而其他意义是由这个中心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个中心就是词的本义。现代编纂的很多语词工具书都将《说文》的释义列为第一义项 就是这个道理。如《汉语大字典》“微”字下列 20 个义项 其首义为“隐蔽、藏匿”其依据即是《说文》：“隐 微行也。”而其后“秘密地、偷偷地”“伺察、侦察”“精妙、深奥”“不明、昏暗”等诸多义项均是在“隐蔽、藏匿”的基础上引申发展而来的。

训诂的条例主要有形训、声训、义训 这三种条例在《说文》中都有。

形训如：

𡵓 艸木妄生也 从之在土上。

祭 祭祀也 从示 以手持肉。

声训如：

天 颠也 至高无上 从一大。

衣 依也。

义训如：

禁 吉凶之忌也。

呼，外息也。

训诂的方式有互训、推原、义界三种 三种方式在《说文》中都存在。

互训如：

谐 詒也。 詒，谐也。

志，意也。意，志也。

推原如：

璚 玉<sup>璚</sup>色也 从<sup>璚</sup>玉声。禾之赤苗谓之<sup>璚</sup>，言璚玉色如之。

祠 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 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 用圭璧及皮币。

义界如：

眇 目孰视也 从目鸟声 读若雕。

眇 目疾视也 从目易声。

《说文》保存了先秦两汉的词汇词义系统 对于我们今天解读古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4. 熔文字、音韵、训诂于一炉的语言研究

清人段玉裁曾经指出：“许以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当《尔雅》《史籀篇》《仓颉篇》之字形 以每字之义当《尔雅》《仓颉传》《仓颉故》之训释 以象某形 从某形、从某声说其形，以某声、读若某说其音，二者补古人之所未备。其书以形为主，经之为五百四十部，以义纬之，又以音纬之。后儒苟取其义之